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八十六回 六如閣群芳游異景 幻虛境姐妹悟前身

話說寶釵們剛往下放，梅白忙止道：「且慢！黑暗之中身在雲霧，已至地下，尚不能自知。須持細竹一枝往下探，到與不到，可自知也。」寶釵答應，命周惠將那一枝細竹竿遞來，係在繩上。祝母們看著下去後，吩咐夢玉帶著周惠同十幾個得力家人就在屋裡歇息。不分晝夜，聽見鈴響立刻用力齊拉。老太太同各位太太都在上房聽信不提。且說寶釵姐妹比不得梅白來時滿腹疑心，他們細知其中光景，心無疑懼，聽著地中之聲反以為樂。寶釵見下去有二三丈深，對眾人說道：「前日姑夫一人無人可說，又不知下面是何光景，是以聞聲而驚。咱們心既無懼，姐妹閉口而坐，甚屬可笑，不妨彼此問答，庶不氣悶。」芳芸笑道：「寶姐姐一人說話，倒像有好些寶姐姐的聲音。咱們都說笑起來，真是應接不暇。只可惜地下無人賞識，負此好音。」秋瑞道：「這地下不知埋掉了古今來無盡藏的好事，豈但負此好音。就像咱們剛才嫌冷多穿幾件衣服，這會兒大汗如雨。眾人身上香味兒全透出來，熏的滿洞皆香，將來千百年後，真是地道不假的美人香土。」

眾姐妹一齊大笑，滿洞中勝過燕語鶯啼。

修雲道：「我實在熱的受不得，氣都喘不過來，可是要脫衣服。」汝湘、九如都是熱的難忍。海珠們道：「這衣服怎麼脫呢？」紫簫道：「且各人解開，褪在坐身下，等著到底下再穿。怨不得大姑夫說越深越熱，就像蒸籠一樣，真一點兒不錯。

我可要光脊梁，實在受不得。」眾人各將衣服慢慢褪下，熱悶更覺利害。掌珠道：「怪不得惜姑娘情願還俗，實在受不慣做神仙的這樣悶氣。再悶一會，我也要去還俗。」

眾人正在大笑，寶釵嚷道：「到了！快別言語！」眾人聽見竹竿擗在地下空空聲響，又摸四面粗繩業已鬆軟，知己到地。

紫簫們先用腳往下試探結實，還不放心，姐妹們都站在竹牀上，每人只穿一件薄絮襖，十人的衣服都堆在牀上。又將腰帶各人聯住，黑暗中摸著查點一遍。寶釵領頭；第二是修雲；因寶月年長，膽量又好，命他末了兒做第十。先將繩上飛鴿盡行解放，一齊拍手，盡行飛鳴而起。

寶釵定睛細看，向著微亮之處慢走過來，漸覺光大。隨光轉過一彎，頓然開朗，見別有天地，眾人心中大喜。彼此整理衣襟，互相照看頭面。修雲道：「上面萬木皆枯，此處百花俱放，高下十餘丈，氣候就如此不同。」九如道：「此處非地下之地，乃天上之地，並不是井底下皆是如此。咱們將這些鮮花香草戴點出去，也好作個憑據。」諸姐妹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各擇香色精美者，插滿兩鬢。跟著寶釵，看不盡奇花異草、水秀山清。走了一會，來到石壁面前。

眾人站在門邊正看詩句，石門忽開，裡邊站著十個美人，笑道：「既到本境，何必又要遲疑。」寶釵們細看，門內十人就是門外同來的姐妹十個。不過少的是腰帶相聯。寶釵們走進石門，跟著那十人進去，歷過幾層瓊樓玉宇、金閣瑤台，來到一座水晶台上，四面光彩若有若無。眾姐妹覺自身形體與這彩光不甚相合。

由光中上台至頂，見一位絕色仙姬領著幾個美人，與原先十個會在一處，俱迎著寶釵們說道：「七日來復，雖是定數，恰是奇緣，十二釵尚缺其五，可見數難相強。」寶釵等上前見禮，問道：「此間是何仙府？何以諸位仙子又皆與我姐妹們形容相似？」美人答曰：「此即離恨天幻虛宮。我即幻虛仙子，諸妹俱是會中人，所見者皆本來面目。」寶釵道：「紅塵俗骨，難解仙機。望仙子慈悲，指其愚昧。」幻虛仙笑道：「已往再來，如是如是。離由聚起，聚即離生。悲固非悲，樂亦非樂。

我猶是我，他還是他。此即諸妹本來面目，有何難知。」寶釵道：「實在仙機難測，求仙師明以示我。」說畢，同秋瑞們一齊跪下。幻虛仙連忙扶起道：「且與諸妹遍觀幻境，再識本來。」遂邀著眾人暢游軟香窩、種情窟、連理岩、溫柔鄉。寶釵等心情暢適，樂而忘返。

走至一處，見有一塊圓石，其黑如墨，毫光閃閃。幻虛仙指道：「此名太元石，在天地未分之前先有此石。由太元而生太極，然後生兩儀，分四象，而有天地。陰陽五行之道皆由此石而生，又名太元鏡。不拘神仙、佛祖一切世界天人，對石一照，盡見本來面目，絲毫無隱。諸妹請自照之。」寶釵們大喜，十人同至石前，各人對鏡細看，不多一會，盡識本來，不覺相對大笑。向幻虛仙拜謝道：「一念情迷，又轉塵世，多承指示，得悟再生。自此以後，不敢再種情根也。」

幻虛仙點頭道：「諸妹言之甚是。寶釵情緣雖淺，情障尚深。前在瑤池與諸仙會議，現有嶺南(以下刪節1個字)人作亂，大為邊境之害。所謂稂莠不除，有害嘉禾。且此種孽貫已盈，上千天棄，勢必盡剪根株，以清樂土。我將此事商之眾仙，付與寶妹，借殺伐以消情；而十二釵亦可大半藉消情劫。因此命白雲侍者，藉仙井之名指引至此，正欲托以重任。」寶釵道：

「殺伐之事，非閨門女子所能為，此事斷難從命。」幻虛仙道：「我亦知寶妹難當此任，前與諸仙斟酌，向王母處乞得乾坤再造丹一粒，服之自能膽智俱生，無往不利。另有寶書三冊奉贈，須熟記之，因事而用，盡皆如意。」命女童取過寶書，交寶釵藏於衣底，又看著服了再造丹。

修雲們道：「寶姐姐得了靈丹、寶書。我們姐妹九個，既來本境，得見本面，又遇本人，怎麼倒不叫咱們學點兒本事？」

「幻虛仙不覺大笑道：「諸妹在幻虛境中原有本事。因歷兩世人間，自迷本性。今幸宿根未斷，尚可歸復。」袖中取出白玉子九枚，分與九人吞下，道：「助寶姐成功！姐妹弟兄俱是會中人，立功嶺外，真是閨中美事。珍珠槍劍得孫夫人傳授，且臂有鵬筋，人間無敵，惟膽智未足，茲將玉子一枚與珍珠服之，以助其膽智。」寶釵代謝收下。芳芸道：「剛下咱們的前身怎麼一個不見？」幻虛仙道：「神清則合，神迷則分。初到時你們神氣昏迷，自身尚不相認，何況身外之物。此時神清氣足，精神已合而為一。」

海珠道：「既知前世因緣，則青埂峰前靈石亦須觀看。」汝湘、九如等亦再三相懇，幻虛仙道：「不但靈石可觀，尚有許多佳境，不可不知。」同寶釵們信步而去，所歷山水樹木、花草樓台，俱非人世所有，並不知是什麼名色，總是好看愛人而已。

來到一處，見一座玉山高有數丈，溫和香軟，瑩潔可愛。

山腳下細草如發，翠綠鮮香，一片纏綿，不見根節。幻虛仙指道：「此石名為情根石，混沌初分，以此石分天、地、人三才之情。凡物之有情者，無不由此石而生。此草名為情絲草，不拘天地間無情之物，沾著此草，未有能不動情。草下有穴，名情穴，深不見底。有時風動草香，泉自內出，涓滴成河，流入情海。」秋瑞道：「此穴並不寬深，就是有泉流出，未必能成河入海。」幻虛仙搖頭道：「此泉幸我在此收束，不許放浪；若聽其興致流入人間，不但成海，且恐淹遍大千世界。你們不信來看，就知這情穴的利害。」秋瑞們跟著幻虛仙走至情穴面前，彼此拉住往下細看。見四邊丹碧輝煌，深不見底，只覺一股異香氤氳沁骨。

姐妹十個正在聞香，不防幻虛仙往後一推道：「仍往情中去罷。」十個人拉著一堆，滿眼漆黑，只聽「拍拉」一響，都跌在地下。寶釵道：「幸而底下沒有發水，咱們都跌在草上，就是怎麼上去呢？」聽見寶月、秋瑞、汝湘、修雲笑道：「不要著急，倒像是咱們來的竹牀，身底下坐的不是衣服嗎？」姐妹們暗裡一摸，果然不錯，彼此大喜。海珠、九如道：「咱們數一數，可是十個人。橫豎棉襖也穿不住，攏共攏兒墊在坐身底下。坐妥當，不錯了，再拉鈴。別丟掉一個，不是玩的。」鬧了半日，都坐妥當。彼此叫喚一遍，然後摸著係鈴的繩子不住亂搖。

寶釵道：「咱們逛了這好大半天出去，不拘是誰，總不可說這緣故。只說是白雲和尚說了些救人的故事。石門裡面是一片大海，就說白雲和尚要將我渡過海去，你們拉著不放。他說錯了這仙緣，要隔六十年才來渡你。仍舊將我們送到井下。總是這樣說法，咱們本來面目一字不提。橫豎咱們是兩世姐妹，比人格格外親愛。自此以後，患難相關，疾病相扶持，各人心照而已。將來彩姑娘過門，你們是知道的，自然還是脫不了林姑娘的脾氣，也只好聽其自便，休要惹他。」秋瑞道：「此時夢玉愛博而情不專，究與

前生有別。」寶釵歎道：「此言甚是。情海無邊，各宜自愛。若再轉生，就難救藥了。」九如道：

「我與秋姐兩人俱得遂前生之願，此心已足，再不作癡情之念。」修雲道：「你們都是因情而來，我又何必多此一舉？」海珠道：「你是為老太太盡義，應得這番好處。」寶月道：「誰知我與柳郎還是前世姻緣，必須了結。」

汝湘道：「剛才來的那樣悶熱還了得？這會兒倒很舒服。」紫簫道：「你忘了，咱們都穿著單褂子，敢自舒服。我瞧著上來比下去快，瞧見井口的光亮。」芳芸道：「今兒早上飛著雪片兒，這會不知下的有多厚。咱們穿著單褂子，井口兒準備著那一冷罷。」修雲道：「站在地上趕著就穿，一點亂兒沒有。」姐妹們說笑未了，已到井口。眾家人齊聲用力，拉出井外。

祝母們就像得了活寶，趕忙扶下。寶釵們瞧見牆邊楊柳垂金，籬上薔薇似錦，蜂衙蝶鬧，不是早間天氣。姐妹們十分驚怪，忙過來問老太太，這是那裡，怎麼一會兒工夫柳樹就長了葉。

祝母們笑道：「你知道今兒是幾時？你們去了幾天？」秋瑞道：「咱們下去不多一會，就遇著璉二哥，光著腦袋赤著腳，領著到石門下，將門一推就開，進去不多遠，見一片汪洋大海。

璉二哥將一隻破鞋丟下海去，變成一隻小船，叫寶姐渡過去。

又說：諸位妹妹既到此間，都有仙緣，俱同我渡過去罷。寶姐說：我並不願成仙，亦不要得道。若是丟下太太，叫我做了神仙也是不樂。我生平最恨『出家』二字，眾位妹妹有願成仙的，只管同去。海妹妹們一齊說道：『我們伺候著老太太，比做神仙還樂。像你丟下璉二嫂子，叫他可憐的什麼似的；依咱們的主意，你竟還了俗回家去，同璉二嫂子夫妻完聚，就是世上的神仙。不比一個人跳來跳去的有趣嗎？』璉二哥笑道：『我要渡你們成仙，你們倒叫我還俗，可見做神仙原是不容易的。

且過六十年後，再來度你們罷。』就將咱們仍送到這井下，並沒有往別處去逛，真是不多的工夫。」柏夫人們不勝驚歎。梅秋琴道：「怪不得劉、阮回家已經幾世。今不過半日之間，已就七十餘日。你們是冬去春回，今日是花朝日矣。」姐妹十人不勝驚歎。寶釵道：「怎麼不見咱們太太？」柏夫人笑道：

「你們穿上衣服，咱們一路走著一路再說。」祝母們起身，剛走至院中，見那仙井內一股白雲如煙一樣直衝而上。不多會雲盡煙消，那仙井長滿與地一般平正，連舊時井樣毫無痕跡。祝母們十分驚怪，吩咐將架子全行拆去，這三間屋子仍舊賞還安媽們居住。所有出力家人，著周惠開出名單，酌量加賞。

祝母離了六如閣，寶釵問道：「仔嗎夢玉同魁兄弟都不見面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桂三姨兒同柳太太們正月十三就到金陵，太太急的什麼似的，只得帶著探春夜回去。誰知你三姨兒兩姐妹商量妥當，就是正月十八給巧姑娘同堂兒完了姻。你太太又擇了二月初三，將夢玉贖回家去，給珍珠、鶯鶯、芙蓉、友梅完結姻事。因你太太要在金陵熱鬧，老太太也只得順著他意兒。咱們家諸事現成容易，你二孀兒、梅大姑姑、竺、鞠兩位親家媽、鄭大姑姑同江家、汪家、周、顧幾家至親全都去了。

二孀子同大姑姑住著老太太，等著過了五朝趕著回來，昨日才到。三孀兒同怡安堂姨娘都還在你家。正是做親熱鬧，誰知朝廷想念功臣，將你爺爺榮國公的公爵，賞給了蘭哥兒承襲，就要進京當差供職，金陵文武各官全來道喜。正是喜慶連綿，晝夜開筵請客。老太太將兩宅得用的丫頭、媳婦們派了一半去金陵辦事。你很可放心料理修妹妹三月間的喜事。」

寶釵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誰知半日之間，就有這許多喜事。真是山中七日，世上千年。修妹妹喜事尚早，我告十天假去了就來，求老太太准這個情兒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既是念家，准你回去十天，多一天我可不能不依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就派他帶著幾個妹子們親去迎接，一籬腦兒都要回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管是誰，攏共攏兒都接了回來。二孀子派定誰，咱們馬上就走。」桂夫人笑道：

「派了這個，那個又報怨，隨老太太作主罷！」秋瑞道：「除修妹妹不去外，求老太太賞十天假，准姐妹們同去看個熱鬧，給大嫂子去道個喜。」祝母道：「你們願意，就留一兩個在家也不舒服。可是別逛開了心，忘了回家。」秋瑞們歡喜，齊聲答應。桂夫人吩咐垂花門預備船隻。

梅秋琴道：「你們頭上戴滿的什麼？金光閃閃的，有個玩意。」寶釵們道：「這是仙宮的花草。」一面說著，都在鬢邊除下，到景福堂齊送至老太太面前細看。祝母同柏夫人們接在手裡，反覆把玩。只見鏤刻精巧，不類人工。非金非玉，晶瑩光彩，聞之頗有異香。祝母道：「這就是琪花瑤草，人間難得。咱們各戴一枝，沾些仙氣。這幾十支給我留著，等賈大姐姐們來，各分一枝。」交與五福以潔淨寶盒藏好。

寶釵同眾姐妹各人趕著回房收拾，托修雲在楚寶堂暫為照應。西宅裡是彩鳳一人辦事。寶釵兩宅交代他家常事務，忙領著姐妹八個各堂去稟知起身。祝母同柏夫人們都吩咐些說話，再三叮囑，不許多耽擱。寶釵們連聲答應，離了介壽堂。修雲同幾個姑娘、嫂子們送出垂花門，看姐妹們上轎而去。寶釵眾人來到船上，催著就開。姐妹九人親如手足，無心看玩江景，將寶書取出，彼此細參行兵之法，秋瑞、紫簫、汝湘三人講解更為明暢。姐妹共枕聯牀，晝夜演習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金陵賈府自柳、桂兩家到後，王夫人帶著探春趕忙回家。彼此見面之樂，一言難盡。柳太太兒女夫妻到了賈府，就像唐三藏取經得到西天，見了佛面一樣。說不盡那樣光景，是感激，是親熱，滿臉是笑，眼眶裡卻又掉下淚來。正是知遇之感莫過於此。薛姨太太母女相逢，樂不可解。柳緒、桂堂、夢玉、梅春四人相敘，又像太上老君一氣化三清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三千大千世界，除我四人之外，無可與語，極盡人間知己之樂。

桂府金夫人姐妹商酌，擇於正月十八日先給巧姑娘贅婿完姻。巧姑娘深感繼母恩庇，今日得配才郎。做親之日，抱住母親哭之悲切，倒比親生女出嫁時哭的真切。平兒大可慰鳳姐之靈，見得丈夫之面。想起當年住在劉姥姥莊上，好容易守住，母女相依幾年，從此要永遠分開了。母女兩個大放悲聲，儘量慟哭一場。諸位太太們勸之不已。

探春道：「你娘兒兩個且住個聲兒，我有兩句話說完了，你們再哭不遲。二嫂子是想起當年母女淒涼光景，如今又要分開，自然要哭；巧姑娘是捨不得母親撫育之恩，固然也該哭。

但是新姑爺站了好大的工夫，等著拜堂，你娘兒兩個盡著哭。

我過來請嫂子示下，還是叫姑爺且回去，讓你們哭完了再來呢，還是請姑爺進來，陪你們哭會子再去拜堂？」各家太太們一齊大笑道：「二親家快讓姑娘去拜堂罷！」

平兒點頭，請王宅的舅太太兩位過來，給新人戴上挑巾。

這兩位舅太太是王夫人嫡親內姪媳婦，內部大學士王子騰的胞姪媳，丈夫都現在為官，又有兒女。一個是平兒的嫂子，一個是兄弟媳婦，都是富貴雙全人。平兒今日請王家舅母給外甥女戴挑巾的緣故，一則是慰鳳姐之靈；二則是解王仁賣巧姐之恨。

此時巧姑娘心中感慨非凡。拜堂之後，新人雙入洞房。這新房是巧姑娘的香閣，收拾得十分華麗。內外男女親眷鬧房歡樂，一連幾日。

桂府金夫人、柳太太同王夫人、薛姨太太們不分彼此，勝如手足。薛寶書、馮佩金亦同兒女一樣，料理照應諸事。李宮裁、平兒兩人得此好幫後，親熱之至。祝府裡除老太太、柏夫人兩位不來外，其餘都在金陵。

這天是巧姑娘三朝喜日，內外演戲，大開筵宴。梅姑太太對王夫人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真是一舉兩便，依不依隨你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的主意自然新鮮，說出來咱們商量。」秋琴道：「現在巧姑娘出嫁，咱們兩家親友大遠的都在金陵。何不趁這熱鬧勁兒，就給珍姑娘、桂姑娘、友姑娘、蓉姑娘完結了這一件喜事。兩家省了無萬的張羅；況且夢玉做親是向來常事，就照著那年瑞姑娘出嫁一樣辦，再沒有這些簡絕。就將姑娘們各自各兒的屋子做新房，做過親等滿月後，一籬腦兒回去，你想這該省下多少事？錯了這主意，就難說了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主意雖是，不知三妹妹如何，還要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秋琴笑道：「咱們老太太只要有人將女兒給夢玉做老婆，連拜堂都是咱們多事，這樣辦法再沒不依。去請二姐姐同桂三姐姐來商量，倒不要錯了主意。」

王夫人吩咐去請祝二太太、桂三太太，丫頭答應。去不多會，見平兒陪著桂夫人姑嫂同顧四太太、鄭太太一路說笑進來。鄭

太太道：「你們不陪親家太太，倒在這裡舒服。」秋琴道：「不相干，咱們都是親家，誰不管誰。」王夫人讓眾人坐下，說道：「有個主意，同妹妹商量。」就將剛才秋琴的話說了一遍。桂夫人道：「秋丫頭的話原說的有理。我這兩天也想到這層，因為未曾回過老太太，過禮東西又不帶來，一時難辦。」

若是大姐願意，這事倒很容易。」平兒道：「固然辦的容易，咱們家的嫁妝一樣兒趕不起來，這倒費事。」

鄭太太笑道：「我瞧著『嫁妝』二字盡可豁免，他們妝新衣服儘夠穿戴。若說銅、錫、磁器，鋪墊、桌椅、屏台等項，他家實在找不出一點空兒堆放。連我補給汝湘的妝奩，攏共攏兒都搬了回家。依我說，竟依著梅大妹妹主意，趁著諸親在此，給他姐妹們完結這件喜事，兩下放心。只要差人回去稟知老太太，將妝新衣服取來。咱們這裡只消將姑娘們各人屋子收拾做了新房，一點也不費事。」

桂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主意已定，就差陶姨娘、荊姨娘帶周惠媳婦家去回老太太，取依飾，趕著就來。」秋琴道：「必得探姑娘同去才得料理妥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知寶釵們上來了沒有？我很惦記。須得探春去走一遭，才得放心。」平兒著人去請探姑娘奶來，說知此事，趕忙知會陶、荊兩姨娘，對祝筠說知緣故，同探春們連夜起身回去。

這賈府裡每天請客，笙歌盈耳。珍珠們正幫著料理賓客，忽聽見有出嫁的信兒，趕著同蟾珠、友梅、芙蓉四人躲在後院樓上，閉門靜坐。將各人的繡幃香閣讓二奶奶去陳設洞房。

薛寶書對平兒道：「當年四姐姐同璉二哥給我料理出嫁。誰想到今日我同二嫂子又料理四姐姐的喜事，真是天之巧報，令人難料！」平兒歎道：「那天在金山寺遇見你二哥，我說不出的那樣難受，他毫無一點情義。凡世上出家人，都是斷情絕意，死心爛肝之人。你看寶兄弟同璉二哥丟下父母妻子去做和尚，就是成了仙得了道，我瞧著一點兒不樂。」

兩人正在談心，見金鳳同祝府朱、李兩姨娘來對平兒道：

「剛才咱們的太太說，裡邊做了四新房，好些太太、奶奶們短了幾間屋子。聽說二奶奶又在宅子外預備公館，太太們說很可不必，分了兩處又難照應，就在上房太太們各房大炕上很可安歇。已對各家太太說過，請二奶奶就去料理。」平兒聽說，忙托寶書們各去照料。賈府內外處處是人，並無一間空屋。王夫人知道祝筠一切飲食起居早晚須人盡心服侍，因將垂花門東院裡幾間小書房給祝二老爺同桂夫人住宿。就將同來姨娘、得用姑娘都住在那院。桂夫人嫌書房窄小，每晚總與王夫人同住。

秋琴、石夫人俱與平兒同炕。

做完喜朝，剛安靜四五日，探春們已取物轉來，說：「老太太、太太聽了很樂，趕著請人合周堂嫁娶吉日，擇了二月初三完姻。說是隨太太怎麼辦，怎麼好。不等滿月，連巧姑娘們攏共攏兒都搬了家去。」秋琴笑道：「我說老太太再沒有不依。今日二十八，又是小建，只有四五天又要熱鬧。夢玉同緒哥兒們這一程子倒像繩子叮住，一步兒也走不開，連幾個媳婦兒都丟開也不要了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真個的，寶釵們回來沒有？」探春道：「還沒有影兒。老太太說太太們只管放心，再沒有姐妹十個攏共攏兒成仙的道理。等著一上來，立刻就差人寄信來。剛才遇見林之孝，說是節度衙門來叫他，不知是說什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節度田大人很關切照應，想是探聽夢玉做親的日子。」

探春說了一會話，同著姨娘們各處請安，給老太太同太太致意問好。各處走遍，來到後樓，這後院靜悄悄並無一人。

探春同兩姨娘、周大奶奶四人走進屋子，轉入榻板走上樓梯，四面漆黑。探春在前說道：「夢玉這孩子花了錢修造這房屋，樓梯上連天窗也不開一個，這算辦什麼事？」陶姨娘道：「他那兒管這些，白叫人弄了錢去。」周大奶奶道：「這件工程，趙祿很發了財。」探春在前走上了樓梯，剛跨進榻扇門裡，黑影內有個人搶過來，攔腰一抱。探春大叫：「哎呀！」不知是人是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